

大唐狄公探案全译·高罗佩绣像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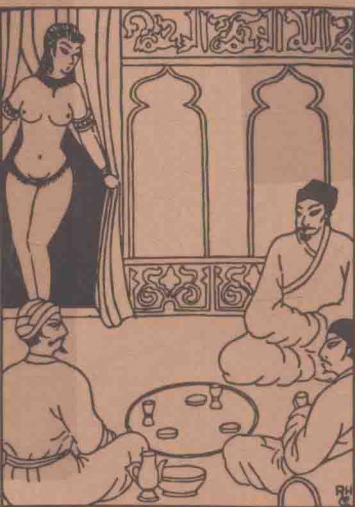
黄祿善 / 主编

〔荷兰〕

高罗佩 / 著 Robert Van Gulik

韩忠华 / 译

# 谜 案 州



RTON

原著·原貌·原译

著名荷兰汉学家高罗佩

演绎中国推理探案小说

高罗佩手绘绣像本

东方与西方的碰撞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SHANX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GROUP

# 广州谜案

大唐狄公探案全译·高罗佩绣像本

黄禄善 / 主编

MURDER IN CARTON

〔荷兰〕

高罗佩 / 著

By Robert Van Gulik

韩忠华 / 译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- 太原 -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广州谜案 / ( 荷 ) 高罗佩著 ; 韩忠华译 . — 太原 : 北岳文艺出版社 , 2018. 1

( 大唐狄公探案全译 : 高罗佩绣像本 / 黄祿善主编 )

ISBN 978-7-5378-5470-2

I . ① 广 … II . ① 高 … ② 韩 … III . ① 侦探小说 — 荷兰 — 现代  
IV . ① I56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99017 号

书名：广州谜案

著者：(荷)高罗佩

译者：韩忠华

策 划：续小强

项目统筹：贾晋仁

庞咏平

责任编辑：谢放

书籍设计：张永文

印装监制：巩璠

出版发行：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
地址：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编：030012

电话：0351-5628696 (发行部) 0351-5628688 (总编室) 传真：0351-5628680

网址：<http://www.bywy.com> E-mail: [bywycbs@163.com](mailto:bywycbs@163.com)

经销商：新华书店 承印者：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：890mm×1240mm 1/32 字数：169 千字

印张：8 版次：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：2018 年 1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978-7-5378-5470-2

定价：33.80 元

市舶司前的拐角处站着两个汉子，他们静静地注视着狭长的码头。一位年纪稍长，身材瘦削，身上裹着一件旧长袍；另一位是个结实英俊的中年汉子，穿着一件打了补丁的褐色长袍和一件短褂。热腻腻的薄雾变成了暖暖的细雨，打湿了他们黑帽上的绒毛。码头上没有一丝风，虽然已是傍晚时分，却依然没有凉爽的迹象，很是闷热。

不远处，一艘大食的商船停泊在市舶司拱门对面的码头上，十二个光脊梁的苦力正从船上卸货。他们弯着腰背着沉重的大包，和着悲伤的号子，步履艰难地走下跳板。拱门旁的四个卫兵把带短刺的头盔从汗涔涔的眉毛处往上推了推，然后倚着长戟，用疲惫的眼神看着苦力们干活。

“瞧！那是我们早上搭的船！”年长者大声叫道，手指着薄雾中隐隐出现的一个黑影，就在大食商船那边稍远的地方。那是条黑色的战船，正向珠江口快速驶来，船上敲着铜锣，以提醒江上贩子们的小船及时避让。

“天气好的话，他们很快就能到安南了！”他那位宽肩膀的伙伴粗声道，“那儿肯定有许多恶战，而你我却缩在这老天都不管的广州城，奉命观察形势！见鬼，又一滴雨流到我脖子里去了，这该死的湿热天气，嫌我淌的汗不够多，是不是？”

他紧了紧粗脖子上的衣领，小心地掩好里面那件带有羽林军都尉金徽的甲衣，金徽上镶着两条缠在一起的龙。稍后，他恼火地问道：“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，陶兄？”

姓陶名干的年长者沮丧地摇了摇满是灰白头发的脑袋，扯着脸颊一个痣上长出的三根长毛，缓缓地答道：

“大人什么也没对我说，乔兄。但事情一定很重要，否则他不会突然离开京城，骑快马乘快船地带我们火速赶奔此地。广州这儿必定有人图谋不轨。自今天早上到这儿以后，我已经……”

巨大的击水声打断了他的话。两个苦力把一只大包掉进了船和码头之间浑浊的江水中。一个包着白头巾的人跳下甲板，一面踢那两个苦力，一面用阿拉伯语对他们大嚷大叫。几名正觉无聊的市舶司守卫突然来了劲，其中一个抄起长戟快步走了上去，用戟头的钝面重重地敲在那个骂骂咧咧的大食人肩上。

“离我们的人远一点，你这龟孙子！”卫兵叫道，“别忘了你这是在大唐！”

那个大食人一把握住红色腰带上的匕首，另有十几个穿白色

长袍的水手跳下船，拔出弯形长刀。这时，赶来的另四名卫兵也端起长戟对着那些骂骂咧咧的水手们。苦力们见状，纷纷扔下大包，匆匆避开。突然，鹅卵石道上响起了铁靴的声音，二十名士兵列队穿过市舶司大门。他们训练有素，轻而易举便将那些怒气冲冲的大食人包围了起来，用长矛把他们逼回到码头边。此时，一个长着鹰钩鼻的瘦高个大食人俯身在船舷上，用刺耳的声音训斥着那些水手。水手们只得收起长刀，重又爬回船上。苦力们也陆陆续续回来干活了，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。

“这城里有多少这样傲慢的异族？”这位都尉问道。

“噢，我们数过。港内有四条船，对吧？江口还有两条，正待出港，再算上已在岸上定居的大食人，我敢说有几千。你住的那间讨厌的客栈恰好就在穆斯林聚居区，夜里怕是会有人在你背后捅刀子！我住的旅店也没什么可夸的，不过就在南门外，但至少卫兵一叫就到。”

“你住哪个房间？”

“二楼角上那间，监视码头很方便。我说，我们是不是在这儿待得够久的了？雨下大了，我们走吧，乔泰，到那儿去尝尝鲜。”

他指了指码头那边，有人正在点亮酒肆的红灯笼。

“我当然可以喝两口！”乔泰咕哝道，“从来没见过这么没劲的地方！这儿的话我也不会讲。”

他们快步从滑溜溜的鹅卵石道上走过时，不曾留意到一个衣衫褴褛、留着胡子的人从码头不远处的货栈里走了出来，跟上了他们。

码头那边，归德门前护城河的桥上挤满了人。乔泰看他们穿着蓑衣，忙忙碌碌地干着各自的营生。

“这地方竟然没有人悠闲地逛一逛。”他抱怨道。

“这就是广州成为南方最富裕的港口城市的缘故！”陶干说着手指一个酒馆道，“我们到了！”

他掀起打了补丁的门帘，走进一间昏暗如洞穴的小酒馆，扑面而来便是一股难闻的大蒜和腌鱼的味道。低矮的屋檐下，晃悠悠地悬挂着几盏冒烟的油灯，忽明忽暗地照着几十位客人。他们三五成群地挤坐在小桌子旁，起劲地低声聊着天，似乎没人注意新进来了两个人。

陶干二人在一张靠窗的空桌子旁坐下时，一直跟在他们后面的那个留胡子的男人也跟了进来。他径直走向后面那个破旧的木柜台旁，酒馆掌柜正在那里把几只白锡酒壶放进一盆滚水里温酒。

陶干用地道的广东话叫酒保上两大壶酒来。趁着等酒的空当儿，乔泰将胳膊撑在油腻腻的桌面上，闷闷不乐地观察着那些客人。

“这么多人！”过了一会儿，他嘀咕道，“看到那边那个难看的矮子了吗？真不明白我进来时怎么没瞧见那张丑脸！”

陶干见那矮子独坐在靠门的桌子边，一张黝黑的扁脸，鼻子很宽，左右眉毛还不一般高，一双深陷的小眼睛向下垂着，一双毛茸茸的大手紧紧握着喝空了的广口酒杯。

“唯一长相体面的就是我们邻桌的那位！”陶干低声说，“他看起来像个拳师。”他用下巴指了指独自坐在邻桌边的宽肩男子。那人身穿整洁的深蓝色长袍，蜂腰上紧紧地系着一条皂色

腰带，略微下垂的眼皮让晒得黝黑的英俊脸庞略显倦意。他怔怔地望着前方，似乎对周围的一切毫不在意。

那个邋遢的酒保把两只大酒壶放在他们面前，便又回到柜台，故意不理睬那个对着他直晃空酒杯的矮子。

乔泰迟疑地啜了一口酒。

“真不错！”他惊喜地大声说道，喝干后又加上一句，“挺好，真的挺好！”他长饮一口，又喝干了一杯。陶干笑嘻嘻地学他的样子，也干了一杯。

柜台边那个留胡子的男人一直注视着他们，数着他们喝了几杯。当他见这对朋友开始喝第六杯时，便起身要离开柜台。突然，他的目光落在那矮子身上，便停住了脚步。邻座的“拳师”一直半睁着眼看着留胡子的男人和矮子，此时更坐直了身子。他心事重重地捋着自己那修剪整齐的络腮短须。

乔泰放下空杯子，在同伴的瘦肩上重重地拍了一下，咧嘴笑道：

“我不喜欢这广州城，不喜欢这该死的热天气，也不喜欢这臭烘烘的酒馆。不过，凭良心说，酒还不错。不管怎样，出来公干总是好事。你怎么样，嗯，陶兄？”

“我在京城也待腻了，”另一位答道，“小心，你的金徽露出来了。”

乔泰赶紧把上衣领拉紧。然而，柜台边的留胡子的男人已经瞅见了那金徽，嘴唇翘起满意地一笑。当他瞥见一个包着蓝头巾的大食人进来坐在那矮子桌旁时，他的脸又沉了下来。他转向柜台，打了个手势，让掌柜给他的杯子斟酒。



“老天爷知道，我根本不是当都尉的料！”乔泰一边斟酒一边说，“听着，你真该去看看我睡的那张床！绸子枕头、绸子床罩、锦缎帘子，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十足的婊子！你不知道，我每天夜里都是他妈的怎么过的。我把藏在床后的芦席拿出来铺在地上，然后躺在上面舒服地睡上一觉！唯一费心的是，每天早上我得把被褥弄皱一点。你知道，这是做给我的马弁看的！”

他大笑起来，陶干也跟着大笑，他们没意识到自己的笑声很响；因为此时酒馆里突然安静了下来，大家都愠怒不语地盯着门口——那矮子正怒气冲冲地和酒保说着话，而酒保则抱着胳膊站在他的桌前。“拳师”看看他们，随后又把目光移向柜台边的男子。

“我嘛，”陶干狡黠地笑着说，“今晚可以在我的阁楼上安安稳稳地睡个觉，这样就用不着轰走客房管事不断介绍来的丫鬟了。那恶棍还指望哪天能卖一个给我当小老婆呢！”

“那你为何不叫那无赖别再废话？来，再喝一杯！”

“这样可以省钱呀，我的朋友！那些丫鬟来干活是免费的。要知道，她们是想逮住我这有钱的老光棍呀！”陶干喝干了酒，接着又说，“所幸你我都不是那种想成家的人，乔兄，不像咱们的同僚、老友马荣！”

“别提那下贱的可怜虫！”乔泰嚷道，“你想想，打他四年前娶了那对孪生姊妹后，已经生下了六个男崽和两个女娃了！简直是把大老爷们的乐趣变成苦差了！到如今，他喝多了连家都不敢回。你……”

门口的喧闹声打断了他的话。他惊讶地看到，那个矮子和大

食人已经站起身来，脸都涨得通红，口里咒骂着酒保。其他的客人都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争执。突然，大食人伸手去摸匕首，矮子急忙抓住他的胳膊，把他拽了出去。酒保抓起矮子的酒杯朝他们背后扔过去。杯子在鹅卵石道上摔了个粉碎，人群中传出一阵低低的赞许声。

“这儿的人不喜欢大食人。”乔泰说。

邻座那个“拳师”转过头来。

“不，准确地说，这些不是大食人。”他用地道的北方话说道，“不过，你是对的，我们这儿同样也不喜欢大食人。他们干吗来这儿，他们又不喝我们的酒！他们的教规不允许。”

“喝酒是人生最大的乐趣！”乔泰咧嘴笑道，“来，过来喝一杯！”“拳师”微微一笑，把椅子拉到乔泰两人的桌子旁。乔泰问他：“你是从北方来的吗？”

“不，我生在广州，长在广州。不过，我常出海，而出海就得学各地的语言。要知道，我是个船主。对了，我姓倪。不知是什么风把你们二位吹到这儿来的？”

“我们只是打这儿路过，”陶干解释说，“我家大人来广州巡视，我们俩是随从。”

船主审慎地看了乔泰一眼。

“我还以为你是军中的呢。”

“我曾练过一点拳和剑，消遣而已。”乔泰随口说道，“你也有此喜好？”

“我喜欢剑，特别是阿拉伯剑。我不学不行，因为我的船常去波斯海域。你知道，那一带有很多海盗。”

“真不懂他们是如何使用那些弯刀的？”乔泰说。

“你一定会感到惊讶的。”倪船主说着便和乔泰热烈地讨论起了剑术。陶干心不在焉地听着，只顾低头往酒杯里倒酒；但当他听到船主引用一些阿拉伯术语时，他抬头问道：

“你懂他们的话？”

“能对付。还学了点波斯话，不足为奇！”他又对乔泰说，“我想让你瞧瞧我收藏的外国剑。到我那儿喝一杯如何？我住在城东。”

“今晚我们事挺多的，”乔泰答道，“可否明日上午？”

船主朝柜台边的男子迅速瞥了一眼。

“好吧！你住在何处？”

“住五仙客栈，在清真寺附近。”

船主开口想说什么，但又改变了主意。他呷了一口酒，随便问道：“你的朋友也住那儿吗？”见乔泰摇头，他耸了耸肩，接着又说，“嗯，我敢说你们一定很会照顾自己。明早我派一乘轿子去接你，早饭后约半个时辰吧。”

陶干付了账，两个人便告辞了新结识的朋友。此时天已放晴，江风吹过他们醉红的脸，令他们倍感凉爽舒适。这时的码头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。小贩们沿着江边搭起了夜摊，并挂出一串串彩色的小油灯。江面上，头尾相接地停泊着许多小船，远远看去，船上的火把像点点繁星。微风吹过，闻到烧柴的气味，水上人家正在准备晚饭。

“我们还是租乘轿子吧，”陶干说，“到黜陟使府还有挺长的一段路呢。”

乔泰没有答话，他一直在凝神观察人群。忽然，他问道：

“你没觉得有人在监视我们吗？”

陶干急忙回头看看。

“没有，我没这感觉，”他说，“可我得承认，你的预感经常是对的。我说，既然狄大人要我们酉时整向他禀报，那么现在我们还有半个时辰左右的时间。我们俩走着去吧，分开走，这样可以看看我们是不是被监视了，同时也可看看我记没记住广州城的布局。”

“好吧。过了我住的客栈我再转方向，然后穿过穆斯林聚居区。如果我一直朝东北方向走，迟早可以走到往北的大街，对吗？”

“只要你老实点，别惹麻烦，就错不了！一定要去看看正街上的水钟塔，那是个有名的景点。准确的时间是用一套黄铜水管里的漂浮物来标示的。这些铜管一个叠在另一个上面，像阶梯一般，水慢慢地从高处的管子向低处的管子里滴，实在是个巧妙的发明！”

“你以为我需要那些小玩意儿来确定时间吗？”乔泰嗤之以鼻，“我靠太阳、靠口渴就能知道时间。在夜里和雨天，我只需分析我的口渴程度就行。待会儿在黜陟使府见！”



乔泰转过街角，过了护城河上的桥，从归德门进了城。

当他挤出人群时，仍不时回头看看，但似乎没人在跟踪他。他从五仙观高高的红漆大门前走过，拐进左面第一条街，就到了他住的客栈。客栈之名源于五仙观。这是一幢摇摇欲坠的两层楼房，站在二层，便可看到清真寺的光塔直入云霄——高有八十多尺。

客栈乖戾的店主正坐在小门厅里的一把竹椅上。乔泰高高兴兴地对他道了声晚安，便直接上二楼回到自己的房间。房间里又热又闷，唯一的百叶窗已关了一整天了。早上租下这间房之后，他只待了一会——把行李放到光秃秃的木板床上。他骂了一声，推开百叶窗，这下可看清楚了那光塔的全貌。

“这帮外国佬连个真正的塔都造不起来，”他咧嘴嘟囔道，“没有楼，没有飞檐斗拱，什么都没有！直统统的就跟一根甘蔗似的！”

他哼着小曲，换上一件干净的衬褂，又穿上他的甲衣，并把头盔、铁手套和高帮军靴用一块蓝布包起来，然后便下楼去了。

街上仍然很热，江风吹不进这么深的城里。因为穿有甲衣，乔泰不能把上装脱掉，为此他感到有些后悔。他漫不经心地看看往来的行人，然后走进紧挨着客栈的巷子里。

那些狭窄的街道被夜摊上的小油灯照亮了，但行人却很稀少。他看到几个大食人，他们的白头巾和又快又大的步伐挺惹人注目。过了清真寺之后，他发现街道开始呈现出一种异国情调。那些抹了白灰泥的房子的底楼都没有窗户，只有二楼那精细的格子纱窗里透出些灯光来，街道上方有一些连接两边房子二楼的拱形跨街过道。乔泰酒后兴致依然很好，甚至忘了留意自己是否被跟踪。

他拐进一条无人的巷子。忽然，一个蓄着络腮胡的汉人走到了他边上，唐突地问道：

“你是什么姓高或姓邵的护卫吧，嗯？”

乔泰停下脚步。忽明忽暗中，他仔细打量着这个陌生人。此人长着一张冷冰冰的脸，蓄着长长的络腮胡，下巴上的短须已开始变白。乔泰还注意到，他穿着破旧的褐色长袍，戴着破烂的帽子，靴子上满是泥土。这家伙可够寒酸的，但他有重要人物的那种泰然自若的神色，口音无疑是京城口音。于是乔泰谨慎地说：

“我姓乔。”

“哈，当然啦！乔泰都尉！告诉我，你们狄大人是不是也在广州？”

“他在又怎么样？”乔泰恶狠狠地反问道。

“别顶嘴，老弟！”陌生人厉声道，“我必须见他，很紧急。带我去见他。”

乔泰眉头紧蹙。这家伙看起来不像是个骗子，如果他是，那对自己更加不妙。乔泰说道：

“刚巧我要去见我们大人，你可以和我一同前往。”

陌生人飞快地回头看了看身后的那个人影。

“你走在前面，”他简短地说，“我跟在后面。最好别让人看到我们俩在一起。”

“随你的便。”乔泰说完便继续向前走。他此刻不得不当心脚下了，因为石板之间有很多坑洼，而整个巷内只是偶尔有扇窗映出一些亮光。四周一个人也没有，唯一的聲音就是那陌生人沉重的脚步声。

又转过一个街角后，乔泰发现他来到了一条漆黑的街道。他抬头想看看那塔顶，以便确定自己所处的方位。然而，街道两边的高房子都东歪西扭地连在一起，他往上只能看到窄窄的一条星空。乔泰等那陌生人走到他身后时，回头说道：

“此处什么都看不见。我们最好转回去找乘轿子，到正街上还有挺长的一段路要走呢。”

“去问拐角那房子里的人。”陌生人说道，声音听起来有些嘶哑。

乔泰直视前方，看到黑暗中果然有一点微光。“这老家伙的

声音有点怪，可眼睛还真不赖！”他一边嘀咕，一边向那微弱的灯光走去。等拐过街角，他发现灯光是从一盏劣质油灯里发出的，油灯置于左侧高墙的壁龛之内，墙上没有窗。再往前走一点，他看到一扇装有铜饰的门，头顶上方又是一条连接左右两侧二楼的跨街过道，他迈步走到门前。当他重重地敲击窥视孔上的遮板时，听到跟在身后的家伙停了下来。乔泰对他叫道：

“还没人答应，但我要叫醒这些婊子养的！”

他又狠劲地敲了一阵，然后把耳朵贴在木门上——什么也没听见。他朝门踢了几脚，又不停地敲打窥视孔，直到指关节都敲疼了。

“来呀！”他生气地对同伴嚷道，“我们把这该死的门撬开！一定有人在家，不然灯不会亮着。”

没有人回答。

乔泰转过身来，巷子里就他一个人。

“那混蛋到哪里……”他困惑地刚要开骂，却突然收口不语。他看到陌生人的帽子掉在跨街过道下的石板上。乔泰骂了一声，把包裹放在地上，伸手从壁龛内拿下那盏油灯。他走上前仔细瞧那帽子时，突然觉得肩膀上被轻轻拍了一下。他转过身，没发现有人，但紧接着便看到一双沾满泥土的靴子悬在他的头旁。乔泰骂了一声，把油灯举高了往上看。只见那陌生人被一条细绳吊在过道的另一头，脑袋不自然地歪着，两条僵直的胳膊垂在身体两边。那条细绳从过道开着的窗户中穿过。

乔泰转身跑到过道底下的门前朝门狠命地踢了一脚。门向内开了，砰的一声撞在墙上。他飞快地爬上又陡又窄的石阶，进入



黑暗低矮的跨街过道。他把油灯举高，看见一个穿着大食长袍的男子四仰八叉躺在窗前。那人一动不动，右手紧握着一支长尖头的短矛，只要看一眼那肿胀的脸和伸出的舌头，就知道他已经死了——被勒死的。

乔泰擦掉额头上的汗。

“对一个刚才还在豪饮的家伙来说，如果这还不算是最糟的话，也够他好瞧的了！”他嘟囔道，“这就是我在酒馆看到的那个大食混蛋。可那丑陋的矮子呢？”

他立刻把油灯照向对面过道。那儿有条向下的黑暗楼梯，但一切都是死一般的寂静。他把油灯放在地上，跨过大食人的尸体，动手去拽拴在窗台下一只铁钩上的细绳，慢慢地把络腮胡子拖了上来——死者那扭曲得可怕的面孔出现在窗外，血从他咧着的嘴中淌出。

乔泰把那仍然温热的尸体拖进来，放倒在地上，紧挨着死去的大食人。绳索已深深地勒进死者喉部，脖子看起来已经断了。他从另一端冲下楼梯，下到六七级台阶处有个矮门。乔泰把门敲得震天响，但没人应声。他用身子去撞门，虫蛀的旧木门很快就被撞破了。伴着一阵碟子、罐子的咣当声，他跌进一间昏暗的房间，身上还挂着一些碎木片。

乔泰赶紧站起身，见屋子中央缩着一个丑陋的大食老妪，正抬头望着他，张着她那掉光牙的嘴巴，惊恐得说不出话来。一盏铜油灯挂在黑乎乎的房椽下，一个大食少妇正蹲坐在角落里给孩子喂奶。她发出一声恐惧的尖叫，用破披风的一角护住自己裸露的胸脯。乔泰正要说话，对面的门突然开了，两个精瘦的大食人